

## 短篇小说

## 树上的尼卡

□湘女

尼卡是一个苦聪人小孩,我见到他时,他在树上。

从红河南岸的元阳、绿春、金平等江外小县城一直延续到中越边境一带,群山莽莽,林海苍苍。云层下藏着藤条江、金水河、勐拉河等多条河流,从金水河到者米河头,遥遥数百里河谷,散住着云南独有的一种少数民族分支——苦聪人。

苦聪人归属拉祜族,自称拉祜普或拉祜西,约有八千余人。据说,他们是很久以前从滇西迁徙过来的,他们居无定所,终年在老林里游荡,搭个草棚,升起火塘,就是一个家。砍一片树,烧一块地,用木锄种几棵包谷,就是他们的粮食。这微薄的收成,常被野兽吃掉大半,人只留下一点点,难以维生。

他们被鄙夷地称做“野人”。

为了帮助苦聪人摆脱贫困,过上正常的安居生活,解放以来,一批批解放军、民族干部,一直在努力寻找他们。

这样的寻找非常困难。由于长期漂泊躲藏,苦聪人对外人充满恐惧,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迅速离开,藏得更深更远,有时已经找到他们的草棚,火塘灰还是热的,人却已不知去向。

苦聪人与外界惟一的联系,就是他们的苦聪街。所谓“街”,只是很隐蔽的,最简单最原始的以物换物交易:他们把猎到的野物或自编的篾器,采摘的野果野菜,搁在路口,然后躲起来,有人经过,取走那些东西,放上一点衣物、盐巴、火柴,等人走远后,他们才敢拿走。

我是跟阿花赶苦聪街时见到尼卡的。

跟着阿花在老林转来转去,好久了,既不见“街”,也不见人。老林阴暗,幽深,分不清晨昏,尽是奇奇怪怪的树和奇奇怪怪的声响,神秘而恐惧,我几次想往回走,可阿花却胸有成竹,朝着老林深处一直走,一直走。

走着走着,枝叶间突然露出一张鬼脸,有着一对空洞的眼窝和一张恐怖的大嘴。阿花唬了一声,那鬼脸一抖,倏地升起,原来是一只大蛾子,那鬼脸是它翅膀上的斑点。

就在鬼脸消失的树下,铺着几片大树叶,树叶上摆着几颗鸟蛋,一堆蘑菇,还有一些用各种植物籽粒穿成的串珠,用藤条草茎编织的戒指手镯项链头箍和脚环……

“哦,是尼卡,苦聪!”

阿花惊喜地说着,把她带来的一小袋包谷和一小块盐巴放到树叶上,然后喊着:

“尼卡尼卡,我们和你换了……”

周围却没有动静。阿花想了想,又把她带来的饭团,酸腌菜炒豆,我兜里的水果糖,手绢,半个馒头,一个小铅笔头,连同我的帽子,都摆在地上,摊开双手说:“没有了,尼卡,就这些了,我带走啰……”



她将那些鸟蛋蘑菇小心地捡进背箩,又把那些植物籽粒做的珠串,藤草编的戒指手镯项链头箍脚环分别戴到我和她的手上脚上头上脖子上,转了几个圈,笑嘻嘻地说:

“都戴上啦,尼卡,瞧瞧,多漂亮……”

四周依然没有动静。

阿花示意我朝后退,我们一直退到一棵大树后,刚停下脚步,一道黑影一闪,几乎就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那些东西就不翼而飞了。

“尼卡,尼卡!”

阿花叫着,循着那些摇动的树枝跑去。

一根树枝突然朝我们弯下来,上面骇然坠着一个拳头大的绿球,阴险地一摇一摇。

“砰”的一声,绿球就掉到我们眼前,里头竟爬出一大堆麻酥酥的肉虫子,吓得我俩连滚带爬冲出好远。

爬起来没跑几步,脚下一绊,啪地一下我俩都摔倒了。

地上全是草结,那是人故意结的,一走就会绊倒。

我生气地又抓又扯。

“别动!”阿花一把拖住我,嗵的一声,一根竹箭擦着我的指尖飞来,钉到地上。

树上骤然响起一阵笑声,一抬头,就看到一

个小男孩坐在树杈上大笑。

男孩很瘦,长长的头发披散着,身上胡乱挂着些布片树叶,腰间系着藤条,手里拿着木弩,背上背着一只篾箩。男孩嬉笑的脸上有一对酒窝,不对,是三个,阿花说,第三个酒窝是猴子抓的疤。

“尼卡!”

阿花叫着,男孩立即蹿上了树梢,嗖地飞上另一棵树。

那个小身影在树上蹿来蹿去,我们在地上拼命追赶,穿过许多大树和藤蔓,终于看见几个芭蕉叶棚子,像从地里长出来的树,挤在一块林中空地上。

那是一个苦聪“寨子”,住着尼卡的人家。

那些男女老少一看见我们,顿时满脸警觉,纷纷隐藏起来。

尼卡从树上跳了下来,把篾箩一翻,里头就滚出一堆东西。

一群男孩女孩围拢来,他们都很瘦,大大的脑袋,细细的身子,一双眼睛几乎占了小脸的一半。一个小孩还抱着个用芭蕉叶裹着的小婴儿,露出很小的脸,像朵皱皱的芭蕉花。

这些孩子活得非常不容易,环境的恶劣和生活的艰难,使他们的成长充满风险,他们常常死于疾病和营养不良,或因颠沛流离,饥寒交迫而过早夭折。

而一旦这个孩子活下来,生命力就会极其顽强,不怕冻,不怕饿,不怕摔,更不会轻易就死。

尼卡把那小袋包谷拎进棚子,然后坐下来清理东西。他先拿起铅笔头,好奇地看着,告诉我那是写字的,我在树皮上写上了几个字,尼卡一把抢过去,塞进怀里。他把我的手绢帽子还给我,然后拿起那颗水果糖舔了舔,便放进一个装满水的小竹筒里。

他把那个饭团掰开,一人一点地喂,又把酸腌菜撕成一条条的,塞到那些孩子的嘴里,几颗炒豆也一人一颗,分给每个孩子。

他又抱起小竹筒,把化开了的糖水,一人一口,喂给那些小孩喝。

这是他们民族的习惯,无论谁找到了什么东西,哪怕一捧野果,都要分给每一个人。

这时尼卡拿起那半个馒头,看了又看,告诉我这是馒头,是麦面做的,可以吃,麦面呢,是小麦磨的,小麦呢,是地里长的,叶片像韭菜一样,麦粒上有麦芒……我的解释从麦子到麦面到馒头,越扯越远,他似懂非懂地点着头,将馒头掰成小颗粒,分给了孩子们。

最后,他拿着那小块盐,咩咩唤着,树林里一

阵响,几只山羊走出来,舔着盐巴。那些羊极瘦,黑黑的,比兔子大不了多少,一副惊恐的表情。草丛里还有猪,也是很瘦很小,惊恐不安。几只鸡像鸟一样蹲在树上,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

一只小狗挤在一只藤箩里,眼睛都没睁。尼卡采来几根青藤,那藤子的断茬处,冒着乳白色的浆汁,小狗们咬住藤条,像吃奶一样吮吸。

尼卡说,有老鹰来抓鸡,被狗咬死了,他给我们看留下的老鹰翅膀,大得像一对蒲扇。

一只猫从树上一溜烟窜下来,爬到尼卡头上,使他像戴了一顶毛帽。

尼卡让我们看了树洞里的葫芦蜂巢,崖壁上的大熊蜂窝,还有土坑里的野菌,老树上的木耳……

这个山林孩子胆大顽皮,天不怕地不怕,他是第一个敢把生人领进家的。

送我们回家时,也不知尼卡是怎么走的,我们很快就出了老林,回头看时,他就不见了。

我和阿花后来又去找过尼卡,那几个芭蕉叶棚子已经坍塌,大概因为我们的惊扰,尼卡和家人搬走了,不知道藏进了老林的那个角落。

很意外地又见到尼卡,是在老林边一个新建的苦聪寨子。

这个男孩不用在树上跳来跳去,背着弩弓寻找食物了,也不用躲躲藏藏“赶街”了。他可以去热闹的集市,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也可以穿着新衣服,背着新书包,坐在教室里大声念书。从书本上,他知道麦子是什么样了,还知道麦子怎么磨成面,怎么揉成面团,怎么蒸出馒头。在汉人叔叔那里,他曾一口气吃下七个馒头,把叔叔们都吓坏了。

尼卡骄傲地告诉我们,他还还有一个非常棒的汉人朋友,那是他的小赵老师。

小赵老师来自内地很远的一座城市,十六岁就到了红河南岸,上了苦聪山,走烂了一双草鞋,寻找了一批苦聪人。为了动员尼卡一家走出深山,小赵老师苦口婆心,甚至把自己的衣服、背心都脱了送给他们,还为尼卡生病的妈妈喂药、给尼卡的小弟弟煮米汤,背起尼卡年迈的奶奶……

尼卡家和好多家苦聪人一道,终于被接出深山,告别了刀耕火种,漂泊流浪的生活,住进了固定的寨子。好多汉族大哥留下来,做了乡长、乡干部、医生、老师,帮助苦聪人融入民族大家庭,教他们开垦梯田,种植香蕉菠萝,为他们建学校粮站卫生室,修公路,电站……老人们不会种病交加死在火塘边了,小婴儿不用包在芭蕉叶片里了,孩子们不再挨饿,猪鸡猫狗羊都有了一个窝……

小赵老师也留下了,他在苦聪山寨办学校,教孩子们唱歌,识字,做游戏。尼卡有了铅笔,有了书本,小赵老师还给每个苦聪孩子取了一个响亮的学名:爱国,爱华,小明,小刚……

尼卡说,小赵老师说了,要好好学习,以后过红河,去内地,去昆明,去北京,去上大学,学习知识,增长见识,然后呢,他就回苦聪山寨,做第一个苦聪人教师,像小赵老师那样,教孩子们读书。而且,他还要种麦子,让孩子们吃上白面馒头。

□陈子墨

书法让我更快乐

除了平时的练习之外,每年春节前,更是我练习字劲头最高的时候。我们几个小朋友在几张桌子前不停忙碌。哈哈,那是我们在忙着写春联呢!写好后,我们各自把红红的春联作品挂在墙上互评。大家快人快语,品头评足,谁的那个字写得有功力,哪个字那一笔实属败笔,知无不言。无论怎样评议,我们每个人脸上都同样洋溢着知足的喜悦,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红火的作品啊。最激动人心的是除夕贴春联的时刻,当妈妈把我写的春联贴在门上时,我便会开心地跳起来。而许多亲朋邻居也很给力,他们会把我写的春联贴好,发彩信效果图过来感谢。嘴上说着真不咋地,心里那种暗自“偷乐”的美啊,就甭提了!

我爱书法,更因为陶醉于书法的变化多端。它比电子游戏更难闯关,比走迷宫更需软硬兼施,兼容舞蹈的动感、音乐的节奏,它像一部永远现场直播、没有结尾的黑白片,简单又无限,总能给我意想不到并无可言传的快乐!

(陈子墨:中山大学附属中学初中四班)

## 愤怒的父亲

生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还有那些闻所未闻的动物,我甚至不相信世上竟然存在过那样的动物。

此时此刻,小屋内的空气似乎凝固了。我迈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向躺在床上的爸爸走去。屋里又冷又暗,因为阳光无法透过狭小的窗户照进房间。爸爸的床很低,紧贴着书墙摆着。那张床上有我许多许多难忘的回忆。我常常听他大声读着旧书里摘取的用陌生的语言写成的文章,我不大能听懂。有的时候,我听着听着,就在爸爸的读书声中睡着了。偶尔还会做些不可思议的梦,在梦中,我会到达那些从未去过的方,身边都是些未曾谋面的人。用爸爸的话说——在书中,你可以体验到千姿百态的生活,还可以经历惊心动魄的冒险。

肚子仍在隐隐作痛,我深吸一口气,用手按在胃部,把痛感强压下去。我缓步走到小凳前——这屋里除床以外唯一的家具便是这个小矮凳了,平日里,我坐在上面读书给爸爸听。我拿起小凳,放到爸爸床边,坐了下来。

我静静地看着睡梦中的爸爸,由于呼吸不顺畅,他的胸口剧烈地起伏着,不时还急促地大口喘息,不住地咳嗽。爸爸剃得很短的头发几乎已全变白,头顶上的发丝少得依稀可见头皮。我跟爸爸一样,有深棕色的眼睛,高挺的鼻梁和栗色的皮肤。汗珠顺着爸爸的额头流到他蜡黄的脸颊上,沾在已经斑白的粗糙的胡楂上。他睁开眼睛,显得很是虚弱无力。他们尽管去谈论自己想要的东西,哪怕一直谈到地老天荒。我才不在乎他们争什么呢,我关注的是我们的祖国母亲印度纠正他们的错误。比拉尔,看看你的朋友们,他们有谁介意过我们是穆斯林吗?还有,我们在很多场合都和卡塔一家坐在一起吃饭,难道就因为是印度教徒,我们就讨厌他们吗?再看看曼吉特一家人,在你出生前我就认识他们。我还参加过他爸爸的婚礼呢。他们信奉锡克教。我们拥有相似的血统,而且有很多地方都是共通的。差异难免总会存在,但更多的共同之处将我们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印度永远不会破裂,也永远都不会被分割。他们是否以为类似的事情以前没发生过?他们是否以为我们从未濒临崩溃分裂?他们把印度视为一摊烂泥了吧?任凭他们随心所欲地蹂躏,以满足卑鄙的占有欲?过去,我们遭遇过这种痛苦,现在还得再次忍受。但是,那些贪婪之徒,那帮恶棍,包括那些打着暂时来访幌子却赖着不走的英国人,不要妄想击垮印度的脊梁。至少在我有生之年,他们休想得逞!儿子,他们想也别想!

我心里却在想:濒临死亡怎能说好啊?

“你也会好起来的。你得给姑姑写封信,好做些安排。”

“您别操心了,我会写的。”我真不想去姑姑那里住,这儿才是我的家。

“斋浦尔是个美丽的地方,姑姑会好好照顾你的。还有,你可以顺便了解斋浦尔的历史,儿子……我都有些羡慕你了!”

“爸爸,放心吧,都会安排好的。”我才会对斋浦尔有兴趣,也不关心它那

## 书摘

## 美丽的谎言

□爱尔兰·马斯提尔(英) 李丽译

乏味的历史;没有了你,我不会过得开心的。

这个话题到此为止,无需再多说什么。恶毒的疾病正在由里及外地吞噬着他,对他却只字未提。

“儿子,今天有啥新闻?那帮贪心的家伙还没讨论出个结果吗?”

我僵硬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因为我知道他接下来会说什么。

“那群人,简直就是鹰身女妖。他们就是不明白,对吧?印度的命运岂能任由几个人摆布?他们聚在一起,围着一张地图,像小鸡一样为了得到最大一块食物唧唧喳喳地争个不休,这简直是可笑至极。他们尽管去谈论自己想要的东西,哪怕一直谈到地老天荒。我才不在乎他们争什么呢,我关注的是我们的祖国母亲印度纠正他们的错误。比拉尔,看看你的朋友们,他们有谁介意过我们是穆斯林吗?还有,我们在很多场合都和卡塔一家坐在一起吃饭,难道就因为是印度教徒,我们就讨厌他们吗?再看看曼吉特一家人,在你出生前我就认识他们。我还参加过他爸爸的婚礼呢。他们信奉锡克教。我们拥有相似的血统,而且有很多地方都是共通的。差异难免总会存在,但更多的共同之处将我们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印度永远不会破裂,也永远都不会被分割。他们是否以为类似的事情以前没发生过?他们是否以为我们从未濒临崩溃分裂?他们把印度视为一摊烂泥了吧?任凭他们随心所欲地蹂躏,以满足卑鄙的占有欲?过去,我们遭遇过这种痛苦,现在还得再次忍受。但是,那些贪婪之徒,那帮恶棍,包括那些打着暂时来访幌子却赖着不走的英国人,不要妄想击垮印度的脊梁。至少在我有生之年,他们休想得逞!儿子,他们想也别想!

我从未见过爸爸发这么大火,他的身体因为愤怒不停地颤抖着,他的眼睛犹如一潭乌黑的墨,一眼望不见底,令我无法直视。我真想告诉他:“爸爸,你错了!”就在昨天,我和萨利姆一道在市场上,听了无线电广播,尼赫鲁总理谈到分割计划,也描绘了他们即将创造的新世界,完全置人民大众的意愿于不顾。他们怎么能那样做?他们拿出张地图,毫无任何不舍得说:“这里是分界线,自己选择你要在哪边吧。”分割国土如同切东西,把一张粗糙的纸平铺开来,稳稳地从中

剪开。唯一的区别在于,只要一刀切下去,不管再怎么缝补,这块东西也不可能修复完整了。

爸爸将近一个月没出过屋门了。他不曾看到躁动的人群,市场上弥漫的紧张气氛,还有老人们围在一起争论不休的情景。去年,这里还发生过动乱和暴力冲突。不过后来渐渐得以平息,生活也暂时恢复了往日的正常秩序。然而自从分割计划公布之日起,一切都变了。全国各地暴力事件频频发生,暴徒们烧毁民房、杀戮妇女儿童,各个政党则忙于招募新兵互相厮杀,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势力。印度就像爸爸一样患上了不治之症,正由里向外被疾病一口一口地吃掉。

跟医生谈到爸爸的状况时,我的胃就开始剧痛,现在由于焦虑而几近痉挛。我使劲闭上眼睛,咬紧牙关,强忍疼痛。心想爸爸怎么就感觉不到呢?一切都变了,所有的事情都已面目全非了。印度就要接受磨难的洗礼。我真想冲爸爸大喊:“我根本不关心什么印度,什么政客,什么贪婪的人或其他诸如此类的任何事情。我只在乎你!”可我不能那样做。我默默地走到爸爸床前,紧紧抱住他,接着他躺了下来。过了一会儿,我听到他轻微的鼾声,便轻轻松开他环绕在我身上的双手。看着睡眠中的爸爸,他显得那么安详。

我始终把分割计划这一消息瞒着爸爸。考虑到他的病情,我觉得这个消息会要了他的命。现在我明白: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一消息带来的后果要比预想的严重许多。它会让爸爸心碎欲绝的。

就在那一刻,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该做什么。不管将来会发生什么,也不管别人说些什么,我都要保证我可怜的爸爸对外面世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即使大家做了最坏的打算,印度正面临着一场巨变,就像一场空前的季风侵袭,一旦发生,一切都将随之改变